

◇焦玉洁

坝呼边塞风

朋友拥有一坝,酒后清夜时,往往小心捧出,对着月色吹一段古曲。坝声低沉而浑厚,像是凄紧的寒风掠过陡峭山崖石洞时的呼啸。又像是远古旷野上,狩猎而归的壮士们,耕耘劳作的父老们,对生活,对生命苍茫的诉说和无语的咏叹。

我不解坝曲,静听着苍凉的坝声,心绪就不由得飘出当下,沿着人类走来的崎岖道路,寻求坝曲里正在诉说,曾经鲜活的遗事……

我们大通堡焦氏自明季繁衍生息在河湟二十四关下,故身边不乏戍边将士之后。也看多了关隘烽燧,听惯了边塞征战的故事。听到坝声,不由觉得其中诉说的将士征战,戍卒守边与田亩荒芜的悲凉。

万里征战苦,马革裹尸还。那时的男儿,拼满腔热血,博一世英名,封侯裂土,便是终生之事。然而,边地辽阔,人烟稀少,生机惨淡,胡儿骄横,从戎以取功名,何其艰难!我们很难忘却,汉代飞将军李广,生在将门,活在胡汉争战的西汉前期。他率兵伐胡四十余年,先后数百战。而且往往以少胜多,屡建奇功,杀敌无数,名传域外,

称为飞将军。有次战斗中受重伤被俘,途中夺马逃回汉营。环视当年军中,如李广的忠勇,如李广之谋略者能有几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胡汉战争中,李广的许多同僚,许多部下,因战功一一拜将封侯。而连他的对手胡人尊为战神的李广,却无缘侯爵,还曾一度赋闲在家,给后世留下难忘的遗憾。难道是生不逢时?作为勇冠三军的飞将,身处四朝伐胡时代,当然最是生逢其时了。难道是无才圣朝弃?率领兵卒而兵卒诚服,协同作战则同僚赞赏,飞将军无才略,谁还有才?真的让人们无法想象,人世间还有这样奇巧,成为传说至今的李广难封之事。当年汉文帝曾经慨叹:“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到这里,我们只能也随时人而长呼:“命乎?运乎?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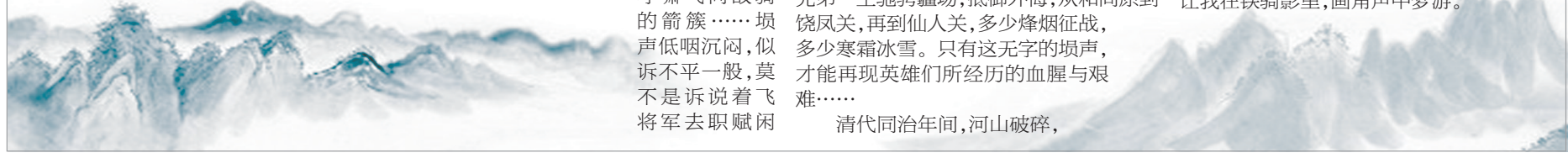
品味坝曲,浑厚而悠长的声音仿佛是呼出来的,缓慢而悠长。仿佛是诉说着当年边塞蛮横的胡骑由远及近的狂呼,抑或卷起的漫天烟尘。又像是描述着汉家将士控缰持戈的队列中腾腾的杀气,抑或带着呼啸飞向敌骑的箭簇……坝声低咽沉闷,似诉不平一般,莫不是诉说着飞将军去职赋闲

的日子里,夜饮归来时,被小小醉尉呵斥禁行,不得已困卧长亭……

汴京沦陷,建炎南渡,金兵借占领中原的余威,想据陇攻蜀,然后顺江而下,灭亡南宋。在生死存亡之时,以良家子从军,以军功拜将的吴玠、吴玠兄弟率军纵横在陕甘战场。死守和尚原,大战仙人关,破其兵营,杀其大帅,数十年间,使金人不能越城、阶之地,不能踏阴平古道,不能窥剑门之关,可谓百战全蜀。南宋抗金主要是在两个战场,一是中原,一是川陕,前者靠的是岳飞等一将独领;而川陕则依赖于吴玠及其兄弟吴玠,可以说吴玠兄弟独撑南宋的半壁江山,承担了一半的抗金压力。这是何等的功劳,何等的业绩!宋高宗说:“朕尝思其人以济大业,及见宣抚司奏金人拥大兵而来,有吞噬四川之心,卿能保关克敌,挫彼虎狼之锐,而壮朕兴复之威,非谋以济勇,能若是耶?”《宋史》云,“吴玠与弟璠智勇忠实,戮力同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

坝声曲曲折折,呜呜咽咽地飘荡在月光下,在我听来,决然是诉说着吴玠、吴玠兄弟一生驰骋疆场,抵御外侮,从和尚原到饶风关,再到仙人关,多少烽烟征战,多少寒霜冰雪。只有这无字的坝声,才能再现英雄们所经历的血腥与艰难……

清代同治年间,河山破碎,



◇何延华

担忧

昨日暴雨如注,可我仍然嫌少
不知道甘肃西南,我那隐藏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结合部
千万道褶皱中的,针尖大的小山村
那深褐色,孕育着庄稼的贫瘠土地
湿透了没有。不知道
积石山县,从乱藏河谷到郭千乡
从黄金草原到银川沟……那些
麦苗,牧草,树木
喝饱了没有。不知道
大美河州,九色甘南
金张掖,银武威
高原青海,平原河南
整个辽阔的大西北和大东北……伟大祖国的
每一寸土地,湿透了没有

是啊,多年来
我这个来自干旱山区的人,像个老农
每到生产关键时期,就在城里
手搭凉棚,密切关注天气
担忧风,担忧雨
担忧霜,担忧雪
担忧我家那几亩薄田,那几只羊羔
顺带,也担忧一下乡亲们和祖国
这一年的收成。我这样担忧着
虽然毫无作用,但也体会到一丝
切近而遥远,自私而博大的快乐

◇陈魁

深秋,走进康乐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向往着邂逅人在车中坐,车在画中行的绝美秋色,我们一群摄影人响应州摄协的召唤,冒着时断时续的秋雨,在不同的县市向康乐县进发,去参加“十美康乐”秋季摄影采风活动。下午近5时,我们集中在了药水峡景区路边停车区,雨淅淅沥沥地一直在下,但摄影人的拍摄兴致却丝毫不减,冒雨沿观光路到位于康乐县八松乡的药水峡景区的山顶,拉开了康乐摄影活动的序幕。

在山顶观景平台上,大家忙活起来,不断来回穿梭,寻找着最佳拍摄角度。远处母峰顶在云雾中时隐时现,近处松林一片金黄,由于雨天缺乏阳光照射,有点暗淡,却也别有风韵。晴天的药水峡景区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阳光的照射下,漫山遍野的树叶已经完全蜕变成了黄色、紫色、红色,呈现出绚烂的色泽,这里的秋景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它就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深深地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是一处赏秋和摄影的绝佳打卡之地。

大北山位于康乐县城北边,是一处观赏云海、秀美彩林、县城全貌的绝佳之

地。清晨六点多,赶日出之前,我们驱车前往大北山,等待着云海的出现,但天公不作美,云海没有出现,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的清晨寒意和秋的馈赠。一边行走,一边欣赏着山野日出、乡村小道旁白杨满树的金黄、横亘在县城中间的彩色山梁、远山山脊上的白雪……没有看到云海我们心有不甘,于是第二天又来到大北山。功夫不负有心人,云海终于出现了,只见远处群峰在云海里只露出了山脊,县城在薄雾的烟云中若隐若现,山坡上大片的白杨山林在阳光洒满树金黄,熠熠生辉。

草长沟位于康乐县八松乡纳沟村东南部,紧邻着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春夏可以观赏翠色欲滴、草长莺飞的草山,幽静清静、风光秀丽的山谷,蜿蜒曲折、潺潺细流的小溪,秋冬可以观赏密密匝匝、色彩斑斓的山林和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的雪山。早晨,深秋的草长沟草色逐渐枯黄,满山褪去了青翠,换上了色彩斑斓的铠甲,天空格外湛蓝,那一束溪流像一条玉带,蜿蜒着从山沟向宽阔的大地流去,仿佛要将秋的信息传递到远方。

我们沿着旅游大通道前行,一路领略了景古镇、草滩乡新农村建设成就和秀色美景,在太阳落山前,赶到了五户乡紫松山顶,将落日余晖下的一片“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景象和秋色烂漫小“莲花山”——子孙山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影像中。

走近莲麓镇大山沟村扎那山景区是第三天,晴朗少云的早晨,车子下了二级路就转向了上山的乡村小路。路两边山坡上的植被越来越茂密,颜色也从翠绿变成了七彩,仿佛大山褪下了绿色的外衣,穿上了姹紫嫣红、色彩斑斓的霓裳。到达莲麓镇大山沟上下两层现代化的玻璃观景平台时,大家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撼,前方是壁立千仞、高耸入云的绝壁山崖,山崖之上能远远望见长长的一条被白雪覆盖的岷山山脉的山脊和莲花山主峰,右侧陡坡上是茂密山林,像覆盖着红、黄、绿等深浅不同颜色的画毯,左下方的河口水库从眼前一直延伸到了远方,这里有山有水有彩林,是理想的观景之地。

雨水充足,数不清的雨滴,不断从遥远的虚空落下,滋润厚实的土地
秋天的果实挂满树枝,没有小鸟落脚的地方。不知名的小孩放学回家,从秋天的果实下经过
果实沉甸甸的,压弯树枝,离小孩的头顶很近,再上面,是无边的天空
无数的雨滴充满天空,无边的云滚动无数的果实,在粗壮的枝头挺立

曙色

屋内黑黢黢的,曙色从未知的远方赶来,越过山丘,越过屋顶,来到了窗台上。透过玻璃,我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全身,没有实体的全身,周围的事物,全被它照亮了,稍远处那一栋楼庞大的身体,进入我的视线它笔直的身体,棱角分明,无所顾忌向天空的方向,伸展长度。更远处,是向奔跑的山岭,它从巨峰脚下撒腿就跑,矫健的身体充满能量,没有左顾右盼,没有一心二用,盯着前方的目标迈着看不见的步伐,和黄河水齐头并进

扁担

此刻,我脑海中映现的,是那些长长的,没有拐弯的公路,平坦笔直,它黑色的身体,像扁担在土地皮肤上砸出的痕迹,无数车轮从它的黑色身体上碾过,它发出的永远是无声。山脚下,川谷间,平原上巨大的眼睛,看着长长的公路,像血管输送送命的血液,南来北往,东走西去。生活的痕迹,堆积出村镇,集市堆积出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和人类文明

◇马进军

秋果 (外二首)



离别的那天早晨,我们游览了占地300多平方公里、全国最大的白桦林保护区之一的白桦林景区。行走在白桦林中,踩在满地落叶上,松软而又舒适,内心的惬意油然而生,水中树的倒影清晰可辨,宛如勾肩搭背的游人,又如恬静美人在沐浴,秋风拂过,水面微微荡漾,把我思绪拉回了现实。

走进康乐,领略秋天的美丽,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无论是秋高气爽的日子,还是秋雨绵绵的时光,都让我感受到视觉的冲击。看着层林尽染,看着烟雨飞花,心中满是安然和欣喜。愿每一个日子都如此美好,期待着能再次走进康乐,领略康乐的秀美大地、雄奇山川。

◇杨东红

又见秦岭

清晨醒来,发现阳光已经漫过窗棂,窗外是鸟雀的声声欢唱,十月初的风吹动宽大的芭蕉叶,带来灵动的南国气息,想到昨晚又住在秦岭脚下,不禁心生无限欢喜。

多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秋风乍起的黄昏,坐车穿过一个又一个秦岭隧道,沿嘉陵江一路向南,在白墙黛瓦的小饭馆里,一家人捧着软糯香甜的米饭,鲜美的酸菜鱼和百香果茶的腾腾热气片刻驱散了旅途的倦意。

人生至此,夫复何求?那时,高大的秦岭隐在夕阳余晖里,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我像迷失在一个童话世界里或者一场似曾相似的梦里,竟忘了今夕何夕……

恍惚回到三十年前,仅有几间简陋平房的小学,背花布书包的小女孩坐在粗糙的木课桌旁边读书:“大兴安岭雪花飞舞,长江两岸柳枝发芽,海南岛上盛开着鲜花……”那时十岁的我常常望着远山出神——多么神奇的北方和南方!

后来师范毕业去母校教地理课,在黑板上郑重地写下“秦岭、淮河——中国南北的分界线”……那个课堂上瞪大眼睛听得最认真的学生,神情像极了小时候的我,后来考取了南方的一所重点大学,而我那从小爱翻地图册的儿子,在今年高二新学科又选学了地理,他日若有幸当个地理老师,或者去干他喜欢的工作也是一件极其美好的事情。

可我心中的秦岭,不仅是地理意义上一个简单的名词,那是王者的秦岭,古战场烽烟滚滚,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汉高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那些大悲壮大起伏的年代,刀光剑影里多少英雄豪杰横空出世,不得志的文人墨客或马前饮酒或隐居终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不如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惬意,“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又释尽多少禅意。

在诗意的秦岭,我愿做陌上采桑的女子,侧耳聆听千年不息的河流潺潺复潺潺,心似双鱼网,中有千千结,若有那么一日,古栈道上会有“啾啾”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低吟“君但能来相往返”……

可我今天不过是一个必须离去的匆匆过客,只能与一株草做短暂的凝眸,与一朵花私语、与一棵树相拥,还是让我捧一抔泥土回家吧,那泥土里有朱鹮的爪痕,有羚羊的蹄印,如果有一颗亚热带植物的种子,那就再好不过了,橘生北为枳,在我大西北秋风日渐萧瑟的黄河边,长成枳也好呀,至少能寄托我无尽的思恋。

愿我余生从容,跨越千山万水,在苍茫敬畏的天地间不断承认自己的渺小如尘,还有那不值一提的悲凉!



秋思

王青青 摄

◇李良云

秋景

波平渺渺霭萦梁,
枣掩苍苍菊灿黄。
画舫轻经丹壁过,
身心最惬是家乡。

◇王德忠

秋天醉在杆塔上

秋天醉在杆塔上
以金光的形式
唤醒大地,村庄
还有疲倦的黑夜

秋高气爽,菊花孤独,开在阳光的深处
点燃季节的灯盏
我们无法拒绝
深夜里铺天盖地而来的
金光的火热
除了让金光擦亮我们的灵魂
我们别无选择

杆塔上的人,高攀前行的旗帜
不负年华,沉默或燃烧
是秋天的两朵菊花
盛开于人生的山岗上